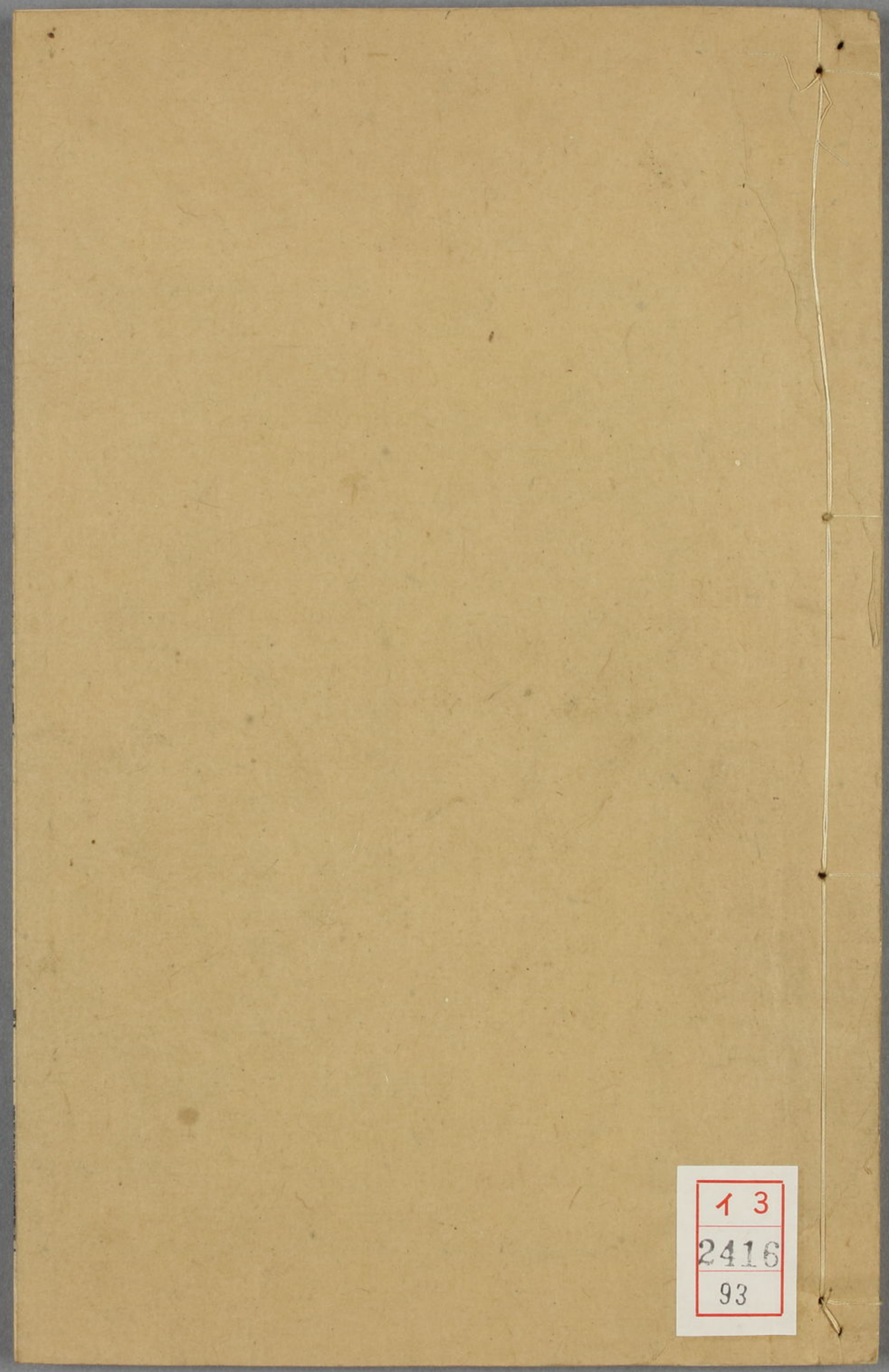

1 3
2416
93

13
2416
93

詩一

原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詳毛詩
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户也
孔穎達毛詩正義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
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實有益於生靈 原漢書曰
誦其言謂之詩 又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
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

半澤文庫

〈2004-652〉

省而觀盛衰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晉元史傳
曰楊載嘗言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
原 荀勗曰詩者古之歌章 文章流別論曰書云詩言
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
失 舍 說苑貴德篇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
後發 潛夫論曰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
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 眞西山曰古今人
詩吟諷乎古多矣醞煙乎蕪淒風滄月荒寒蕭瑟之狀
讀者往往慨然以思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
流調清麗爲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 又曰至於三六
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著則明於圖讖迴文所興則
道原爲根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鍾嶸詩品曰氣之動
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之才暉麗萬
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
莫近於詩 劉賓客集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
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 白居易曰詩者根情苗言華
聲實義 柳冕曰風雅之文變而爲形似比興之體變
而爲飛動禮義之情變而爲物色詩之變盡矣 嚴羽

曰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所至　梅聖俞曰詩以聲律爲竅物色爲骨意格爲體　詩法源流曰詩者原於德性發於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　又曰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主議論故於三百篇爲遠　高棅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異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　李維楨曰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於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於初盛之上譬之詩三百篇崐崘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　徐禎卿談藝錄曰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祕思也一林誌曰宋失之理趨元滯之學識

詩二

原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孰教爾爲此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　禮記曰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　左傳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

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　穆天子傳曰至於黃竹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
雪天子作詩我徂黃竹作詩我徂黃竹三章以哀民　漢武帝集曰奉
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　漢孝武
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
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
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才丞相曰總領天下
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
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鐘擊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
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

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清讞決嫌疑太僕曰脩飾輿馬
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馬
主治之大司農曰陳粟萬碩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宮
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危右扶風曰盜阻
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
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
櫨櫨相枝持大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
狗逐兔張罘罔郭舍人曰齧妃女脣甘如飴東方朝曰
迫窘詰屈幾窮哉　漢書韋賢傳曰其先韋孟家本彭
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

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詩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匡說詩解人頤

又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事也吾何足以當之

世說曰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又曰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遙集

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輒覺神超形越　晉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被徙流沙蕙爲織錦迴文詩八百餘字以寄滔宛轉迴旋辭甚悽惋　鍾嶸詩品曰謝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故常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北史傳曰譙縗工於詩曾於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容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全唐詩話曰李義府初遇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宗召令詠烏義府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　又曰中宗正

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結綵樓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才詞氣已竭宋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健舉沈乃服不敢復爭　唐書傳曰張說爲文屬思精壯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全唐詩話曰長安盛春遊蘇頲製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明皇嘉賞以御花親插其中上時榮之　又曰王灣遊吳中江南意云海日生殘夜

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無聞此句張公居政事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　唐書曰孫逖開元中爲集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臣蕭嵩會百官賦天成元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禾等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　唐詩品彙李白烏栖曲注曰賀知章謂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山堂肆考曰孟浩然嘗遊祕省值秋月新霽諸英畢集賦詩次至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　唐書傳曰元德秀字紫芝家貧求爲魯山令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

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而歌于蔫于蔫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全唐詩話曰李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温温見齊煦誦憫農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玉海曰韓愈作元和聖德詩　唐書傳曰柳公權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亦屬和帝獨諷公權句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壁　全唐詩話曰周朴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肝忘反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屬聲曰得之矣樵夫矍然掣臂棄薪因得句而去　後山詩話曰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盛稱其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鉉心不服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聞雙鳥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萬國明鉉始驚服殿上稱壽　山堂肆考曰楊徽之字仲猷能爲詩太宗寫其警句十聯於御屏徽之詩有新霜染楓葉皓月借梨花自云句有神助　宋史傳曰尹洙撰皇雅十篇曰天監西師耆武憲古大鹵帝籍庶工皇治太平　又曰石介字守道用

杜衍韓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時舉措一新介喜曰歌頌吾職也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　性理大全

朱子曰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落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　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又楊龜山曰程伯淳襖飲詩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金史傳曰王庭筠泰和元年應從秋山獻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

明紀宣德八年正月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原麗則　綺靡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文賦詩緣情而綺靡

曹婉復

研練　記纂淵海曰魏建安後記江左律度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復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加靡麗回忌聲病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元稹杜甫詩序曰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

風骨　音響　殷璠曰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高棅曰唐興承陳隋之弊子昂始變雅正觀其音響沖和渾渾然有平大之意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沈宋之新聲　俊逸　杜甫寄懷李白詩曰不羣清新庾開府後逸鮑參軍　排比聲韻　陸時雍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意曲折對仗森嚴此少陵所長也太白又次之又曰若夫張皇氣勢酣暢頗始終綜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辭則

易推劉禹錫爲詩豪 圓美流轉詩話總龜謝眺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 建安

體嚴羽滄浪詩話曰漢年號與建安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則一 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年號齊公之詩 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通周而言之與猶襲齊梁之體 唐初體唐初體齊梁體一也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元白諸公 晚唐體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山谷爲宗 蘇李體李陵蘇武也 曹劉體子建公幹也 陶體淵明也 沈宋體佺期之問也 謝體靈運也 徐庾體徐陵庾信 陳拾遺體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

李杜尚矣 孤桐朗玉 水月鏡花 劉禹錫曰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可解不可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可也 指揮曹劉 壓倒元白 杜牧詩曰曹劉須在指揮中撫言寶曆中楊相嗣復貞慶下纘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滻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徒坐元白俱在賦詩推楊汝士後成詩最佳元白歎服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矣其詩警句曰文章舊價留鸚鵡桃李新陰在鯉庭

詩四

建安之風 篇章之囿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志之所聚詩類三言夏侯湛始作 四言韋孟始作 五言李陵始作 六言谷永始作 七言漢武柏梁 九言高貴鄉公 清辭綺合白帖上

詩史唐書傳曰杜甫善敘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 詩豪又曰白居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體 始興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達夫體 高常侍適也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 岑參也 王右丞體 王維也 韋蘇州體 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 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 即西崑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 諸樂府之體同也 賈閬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后山本學山谷而不全若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荊公體 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唐人已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所序如此也

選體 選詩時代不同體製各異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為選體非也 柏梁體 漢武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為柏梁體 玉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豔者為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 即李商隱體 然兼晏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 韓偓之詩皆褻昵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 梁簡文帝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製尚或不一然大槩不出此耳 高楊張徐體 明初四家 何李體 何景明李夢陽也 七才子體 東郡謝榛濟南李于鱗吳郡王世貞長興徐中行廣陵宗臣南海梁有譽武昌吳國倫也 李長沙體 茶陵李東陽也 公安體 袁宏道宗道弟中道也 竟陵體 鍾惺譚元春也

詩五

原詩後漢孔融離合郡姓名詩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

潛巖阻勘義崇亂少長失敘思揚容姬難堪　宋何長瑜離合詩曰宜然悅今會且怨明晨別肴蔌不能甘有難不可雪　宋孝武離合詩曰霏雲起今汎濫雨露昏而不消意氣悄以無樂音塵寂而莫交守邊境以臨敵寸心厲於戎昭閣盈圖記門滿賓僚仲秋始戒中園初凋池育秋蓮冰滅寒漂旨歸塗以易感日月逝而難要分中心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悲客他方字　謝惠連離合詩曰放棹遵遙塗方與情人別歡歌亦何言肅爾凌霜節各字又曰夫人皆薄離二友獨懷古思篤子衿詩山川何足苦念字　又夜集作離合詩曰四坐宴嘉賓一客自遠臻

離魚字　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闔口渭旁離口字　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予匡離子字　海外有截隼游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域有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張離禹字　龍蛇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玫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　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宇按繇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棄　晉潘岳離合詩曰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拂舉害咎蠲消吉德流普露谷可安奚作棟宇嫣然以嘉焉懼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祜歎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墨誠言喪厥所龔喪之諺龍

九言何所戒十善故宜遵此字 謝靈運作離合詩曰古
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懷繾綣口詠情亦傷劇哉
歸遊客處子勿相忘別字 賀道慶離合詩曰促席宴閑
夜足歡不覺疲咏歌無餘願永言終在斯信字 齊石道
慧離合詩曰好仇華良夜子歡我亦欣昊穹出明月一
坐感良辰歡字 齊王融離合詩曰冰容慙遠鑒水質謝
明暉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歸火字 梁元帝離合詩曰
汾寥雲物淨水木備春光龕定方無遠合浦不離航龍字
蕭巡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曰技能本無取枝葉
復單貧柯條謬承日木石豈知晨狗馬誠難盡犬羊非

易馴效頗既不似學步孰能眞實由斯朝典是曰斁彝
倫俗化於茲鄙人途自此分何敬容字 陳沈炯離合詩贈
江藻曰開門枕荒野井上發紅桃林中藤蔦秀木末風
雲高堂室何寥廓志士隱蓬蒿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
陶朙友足諧晤又此盛詩騷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
欒巴有好術言是神仙曹百年肆偃仰一理詎能勞閑居
有樂 唐權德輿以離合詩贈張鷹曰黃葉從風散暗
嗟時節換忽見驥邊霜勿辭林下鰲躬行君子道辜負
芳名早帳殿漢官儀巾車塞垣草交情劇斷金文律每
招尋始知蓬山下如見古人心 張鷹和權載之離合

詩曰移居既同里多幸陪君子引雅重當朝弓旌早見招植根瓊林園直夜金閨步勸深子玉銘力競相如賦間閭向春闈日復想光儀格言信難繼木石強爲詞

宋孔平仲藥名離合四時詩曰草滿南園綠青青復間紅花開不掃地錦繡遷相通　又曰爨寒飲一石蜜液和巖桂心渴望天南星河絳垂地　又曰參旗挂綵木通夕涼如水銀漢耿半天河橋瞑煙紫　又曰雪片擁顏垣衣裘冷如甲香醪不滿榼藤枕欹殘臘　宋孝武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曰九宮盛事予旒旛宋孝武帝

三輔務根誠難亮楊州刺史江夏王臣義恭策拙枌鄉慙恩望南充州刺史竟陵王臣誕折衝莫效興民謗領軍將軍臣元景侍禁衛儲恩喻量太子右率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臣韶喉脣廢職方思讓侍中臣暢臣謬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中丞臣顏師伯　梁武帝清暑殿聯句柏梁體曰居中負扆寄纓紱梁武帝言慙輔弼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至德無垠愧違殆侍中領軍徐勉燮贊京河豈徵物丹陽丞劉汎竊侍兩宮慙樞密黃門侍郎柳惲清通簡要臣豈汨中書郎謝朓出入帷扆濫榮秩侍中張卷複道龍樓歌琳實太子中庶子王規空班獨坐慙羊質御史中丞陸杲嗣以書記臣敢配薄陸倕參和鼎講畫一司徒主簿劉孝綽味參和臣多闕司徒左西屬江革元帝宴清言殿作柏梁體曰玉衡七政轉璇璣帝升降端

揆而才非侍中尚書澄鏡朱紫眇難追吏部尚書臣轂　唐中宗誕辰內殿宴聯句效柏梁體曰潤色鴻業寄賢才帝　李嶠運籌帷幄荷時來宗楚客職掌圖籍濫蓬萊劉禹錫兩司謬忝謝鍾斐崔湜禮樂銓管效塵埃鄭愔陳師振旅清九垓崔湜彭欣承顧問侍天杯李適銜恩獻壽柏梁臺蘇頲趙冬曦黃維青簡奉康哉處用藏宗伯秩禮天地開薛稷帝歌難續仰昭回宋之問陪上官昭容　唐齊王融迴文詩曰枝分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蘂散華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低吹雜綸羽薄粉豔妝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又後園作迴文詩曰斜峰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　梁簡文帝和湘東王後園迴文詩曰枝雲間石峰脈水侵山岸池清戲鵠聚樹秋飛葉散

邵陵王蕭綸迴文詩曰燭華臨靜夜香氣入重幃曲度聞歌遠繁絃覺舞遲　周庾信和迴文詩曰旱蓮生竭鑪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梁定襄侯和迴文詩曰危臺出岫迴曲磵上橋斜池蓮隱弱芰徑篠落藤花　唐唐臨陽春日雪以迴文絕句呈張鷹權德輿曰春梅雜落雪發樹幾花開眞須盡興飲仁里願同來　張鷹和潘孟陽迴文絕句曰遲遲日氣暖漫

漫雪天春知君欲醉飲思此見交親　宋王安石泊雁

廻文詩曰泊雁鳴深渚收霞落晚川桥隨風斂陣樓映

月低絃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然壑危通細路溝曲繞

平田　明高啓廻文詩曰風簾一燭對殘花薄霧籠寒

翠袖紗空院別愁驚破夢東關井樹夜啼鴉　原宋鮑

昭建除詩曰建旗出墩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

車羅萬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墻平原亘千里旗鼓

轉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前敕裝執戈無暫頓彎弧不

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

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盡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

開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閉門草太元茲事殆愚狂

梁宣帝建除詩曰建國惟神業十世本靈長除苛逾漢

祖後后類殷湯滿盈既虧度否運理還康平階今復覩

德星行見祥定寇資雄略靜亂屬賢良執訊窮鄣鲁弔

伐徧徐揚破敵勳庸盛佩紫且懷黃危苗既已竄妖沴

亦云亡成功勒雲社治定禮要荒校戰歸農器牧馬恣

芻場開山接梯路架海擬山梁閉慈同彭老延壽等東

皇　范雲建除詩曰建國負東海衣冠成營丘除道梁

淄水結駟登之眾滿坐咸嘉友蘋蘩紹時羞平望極聊

攝直視盡姑尤定交無恒所同志互相求執手歡高宴

舉白窮獻酬破琴豈重賞臨豪寧再禱危生一朝露蠆
蟻將見謀成功退不處為名自此收收名棄車馬單步
反蝸牛開渠納秋水相土播春疇閉門謝世人何欲復
何求　陳沈炯建除詩曰建章連鳳闕鵲鵲入雲煙除
庭發槐柳冠劒似神仙滿衢飛玉軟夾道躍金鞭平明
塵霧合薄暮風雲寒定交太學裏射策雲臺邊執事一
朝謬朝市忽巖遷破家徒夠國力弱不扶顛危機空履
虎擊惡豈如鵷成師繫門去敗績裹尸旋收魂不入斗
抱景問穹元開顏何所說空憶平生前閉門窮艾裏靜
婦詠歸田　宋黃庭堅建除重贈徐天隱詩曰建極

臨萬邦稽古陛下聖除書日月下有耳家相慶滿意見
升平父老扶杖聽平生所傳聞似仁祖德性定鼎百世
長橐弓均衷靜執事當在朝官冷殊未稱破帽風欹欹
簡易不騎乘危顛相扶持泉石共嘲詠成樂澗河中傲
世似未敬收潦下秋船期公拜嘉命開元命觀事身得
見全盛閉門長蓬蒿或許老夫病　陳沈炯六甲詩
曰甲拆開衆果萬物具數榮乙飛上危幕雀乳出空城
丙魏舊勲業申韓事刑名丁翼陳詩罷公綏作賦成戊
巢花已秀滿塘草自生已乃忘懷客榮樂尚關情庚庚
聞鳥轉肅肅望鳥征辛酸多憫惻寂寞少逢迎壬蒸懷

太古覆妙佇無名癸巳宝施位詎以召幽貞　又十二
屬詩曰鼠迹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嘯坐空谷兔月向
窓開龍隰遠青翠蛇柳近徘徊馬蘭方遂摘羊負始春
裁猴栗羞芳果雞距引清林狗其懷物外豬蠢宵悠哉
明胡儼十二辰詩曰鼴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
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驪龍有珠
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為累老馬何曾有角生鞦羊觸藩
徒忽懷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
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原陳沈炯六府詩曰水廣
南山暗杖策出蓬門火炬前村發林煙樹下昏金花散

黃藥蕙草雜芳蓀木蘭露漸落山芝風屢翻土膏行已
冒抱甕憶中園穀城定若近當終黃石言　孔魚和六
府詩曰金門朱軌躅吾子盛簪裾木舌無時用萍流復
在余水鄉訪松石蘭澤倦樵漁火洲方可至地肺即為
居土牛自知止貞心達毀譽穀稼有時釁乘植望白榆
又古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
中精腦腦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齊王融代
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綺上文半白半黑燕翔羣腦
腦膊膊鳥迷曛磊磊落落玉石分　宋張舜民兩頭
纖纖詩曰兩頭纖纖織女梭半白半黑右軍鷰腦腦膊

膊石子坡磊磊落落大風歌　兩頭纖纖纂綰絲半白半黑蟠蠹之腦腦膊膊母赴兒磊磊落落忠臣詞

齊王融蒙砧詩曰蒙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又代蒙砧詩曰花蕊今何在不是林下生何當垂兩髻團扇雲間明　又曰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辟已虧　又古五雜組詩曰五雜組岡頭草徃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　又代五雜組詩曰五雜組慶雲發徃復還經天月不獲已生胡越　梁范雲擬古五雜組詩曰五雜組會塗山徃復還兩崤關不得已孀與鰥　宋孔平仲五雜組詩曰五雜組垂衣裳徃復還就榮湯不獲已翦夏商　又曰五雜組花木春徃復來江湖人不獲已議和親　又曰五雜組錦繡段徃復來隨陽雁不獲已猶仕宦　又曰五雜組朝霞明徃復來車馬行不獲已方用兵　宋王微四氣詩曰蘅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鳴笙起秋風置酒飛冬雪　齊王融四色詩曰赤如城霞起青如松霧澈黑如幽都雲白如瑤池雪　梁范雲四色詩曰折柳青門外握蘭翠疏中綠蘋騁春日碧渚澹時風　又曰素鱗颺北渚白水杜南宛獻環潤玉塞歸珠照瓊差池朱燕去繽翻赤雁歸瀲灩丹魚聚瞵翩白鳥飛　又曰素鱗颺北渚白水杜南宛獻環潤玉塞歸珠照瓊

轅　又曰烏林葉將實墨池水就乾元豹藏暮雨黑豹
凌夜寒　又曰丹如桓公廟青如夕郎門墨如南巖礪
白如東山猿　宋鮑昭謎字詩曰二形一體四支八頭
四八一八飛泉仰流并字頭如刀尾如鉤中央橫廣四
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龜字乾之一九隻立
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土字謝莊自潯陽至都集道
里名爲詩曰山經亟旋覽水牒勤數尋稽榭誠淹留煙
臺信遐臨翔州凝寒氣秋浦結清陰眇眇高湖曠遙遙
南陵深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觀道雷池側訪德茅
堂陰魯顯關微迹秦良滅芳音訊遠博望崖採賦梁山

岑崇館非陳宇茂苑豈舊林　鮑昭數名詩曰一身仕
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
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傾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
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
下列歌鐘八珍盈雕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咸瞻遲賓友
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齊虞羲數名詩曰
一去濠水陽連翩遠爲客二毛颯已垂家貧無所擇三
徑日就荒遊人心不懌四豪不降意何事黃金百五日
來歸者朱輪竟長陌六郡輕薄兒追隨窮日夕七發動
音容賓從紛奕奕八表服英嚴聲光滿墳籍九流意何

以守元遂成白十載職不移來歸落松柏　梁范雲數名詩曰一鼓有餘氣趫勇正紛紜二廣無遺略雄虎自爲羣三河尚擾攘楯櫓起橫槍四巡駐青蹕瘞玉曠亭云五十又舒旆旗幟日繽紛六郡良家子慕義輕從軍七獲美前載克俊嘉昔聞八音佇繁律將以安司勳九命既斯復金辟固宜分十難康有道延首望卿雲　宋文同一字至十字詠竹詩曰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濱渭水曲帷幔翠錦戈矛蒼玉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帔靜冉冉風女笙竽清簇簇林間飲酒碎影搖鐏石上圍棋輕陰覆局

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欒之操無敵於君欲圖瀟灑之姿莫賢於僕　宋齊王融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追芳承荔浦揖道訊虛丘升裾臨廣牧從望盡平洲曾山陵翠坂方渠緬清流陽臺翻早茂陰館懷名秋歲晏東光弭景仄西華收端溪慙昔彥測水謝前修徃食曲阜盛今屬平臺遊燕棠缺初雅鄭衮息遺謳久傾信都美乃結茂陵儔河間殊可詠南海果難遊　梁范雲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曰撫戈金城外解佩玉門中白馬騰遠雪蒼松壯寒風臨涇方辯渭安曳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獸飛狐東新城

多雉堞故市絕商工海西舟楫斷雲南煙霧通鎏節疇
盛德宣力昭武功還飲漁陽水豈轉杜陵蓬　梁沈約
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西都富軒冕南宮溢才彥高
闕連朱雉方渠漸遊殿廣川肆河濟長岑繞崤汧曲梁
濟危渚平皐騁悠眄青淵皎澄澈曾山鬱葱蒨陽泉濯
春藻陰丘聚寒霰西華不可留東光促奔箭望都遊子
懷臨戎征馬倦既豫平臺集復齒南皮宴一闚長安城
蓋言杜陵掾　晉宋孔平仲郡名詩呈呂元鈞曰相人
觀久遠要且視資質酒酸本多甘絹敗為少密公家渭
川後亮氣不一屈播移雖齋土寧安如舊畢優游歸孔

聖坎壈笑趙壹儻來等榮辱所遇順勞佚道閭接談賓
文房散書帙當其泰定時海宇寧無物耳目并已忘何
心勤冕黻忽聞韶曲奏更覺巴音失溫純比金玉清越
勝琴瑟似追少陵步眞得建安骨從今益淬厲及此舒
長日唱酬安敢同心欽但齊栗　梁元帝縣名詩曰
長陵新市北鄭衛好容儀先過上蘭苑還牽高柳枝薄
粧宜入鏡舒花堪照池蒲洲涵水色椒壁雜風吹此時
方夜飲平臺傳羽巵　范雲州名詩曰司春命初鐸青
耦肆中樊逸豫誠何事稻粱復宜敦徐步遵廣隰冀以
寫憂源楊柳垂場圃荊棘生庭門交情久所見益友能

執存　簡文帝卦名詩曰櫛比園花滿徑復水流新離
禽時入袖旅穀作依蹟豐壺邀上客鵲鼎命嘉賓車由
秦夏闥馬散咸陽塵蓮舟雖未濟分密已同人　又藥
名詩曰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
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
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　元帝藥名詩曰戍客恒
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歌還見雁南飛蠟燭凝花
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誰信金城棄
繁露曉沾衣　庾肩吾奉和藥名詩曰英王牧荊楚聽
訟出池臺督郵稱蝗去亭長說烏來行塘朱鷺響當道
赤帷開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杯　沈約奉和齊竟陵
王藥名詩曰丹草秀朱翹重臺架危品木蘭露易飲射
干枝可結陽隰採辛夷寒山望積雪玉泉亟周流雲華
作明滅合歡葉暮卷翳林聲夜切垂景迫連桑思仙暮
雲將荊實剖丹瓶龍劒汗奔血照握乃夜光盈車非玉
屑細柳空戚鼕水薄終萎絕黃符若可揾長生永昭晳

宋黃庭堅荊州即事藥名詩曰四海無遠志一溪
甘遂心牽牛避洗耳臥著桂枝陰　又曰前湖後湖水
初夏半夏涼夜闌鄉夢破一雁度衡陽　又曰垂空青
幕綠一一排風開石友常思我豫知子能來　又曰幽

澗泉石綠閉門聞啄木運柴胡奴歸車前掛生鹿 又曰雨如覆盆來平地沒牛膝回望無夷陵天南星斗濕

又陳亞登湖州銷暑樓藥名詩曰重樓肆登賞豈羨石爲廊風月前湖近軒窓半夏涼曾青識漁浦芝紫認仙鄉却恐當歸闕靈仙爲別傷 梁元帝姓名詩曰征人習水戰辛苦配戈船夜城隨偃月朝軍逐避年龍吟激水度虹光入夜圓濤來如陣起星上似烽然經時事南越還復討朝鮮 沈約和陸慧曉百姓詩曰建都望淮海樹闕表衡稽井幹風雲出柏梁星漢齊皇王臨萬宇惠化覃黔黎吉士服仁義宿昔秉華圭庸賢起幽谷欽言非象扉端委康國步偃息召邦揆舉政方分策易紀粲金泥伊余沐嘉幸由是別遠畦曾微涓露荅光景遂云西方隨鍊丹子薄暮矯行迷 宋孔平仲和蕭十六人名詩曰式微子歎歸期滯疎鍾皓月僧窓睡滿郭丹楓已送秋李白桃紅春又至綠楊朱户鎖娉婷燕趙壹笑誰相親紅顏回眄能溺人有若大川無際涘吾曹操行薄雲天去險就平當擇地嚴君平昔教諸子肯向贛江爲此事勿損仁義縱歡娛力與主張興廢墜不才弓使酬杜詩搦管能令言鄙志 梁元帝相名詩曰仙人賣玉杖乘鹿去山林浮杯度池曲摩鏡往河

陰井内書銅板竈裏化黄金妻搖五明扇妾弄一弦琴
暫遊忽千里中天那可尋　又鳥名詩曰方舟去鵁鶄
鵠引欲相要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棲雞人憐夜刻鳳
女念吹簫雀叙照輕幌翠的繞纖腰復聞朱鷺曲鉦管
雜迴潮　又獸名詩曰豹韜求秘術虎略選良臣水涉
黄牛浦山過白馬津擁鋒上狐塞畫象入麒麟果下新
花落桃枝芳樹春王孫及公子能席復横陳　又歌曲
名詩曰啼烏怨別偶曙烏憶離家石關題書字金鐙飄
落花東方曉星度西山落日斜穀衫迴廣袖團扇掩輕
紗暫借青驄馬來送黄牛車　又龜兆名詩曰土膏春
氣生倡女協春情魚遊連北水鵲作遼東鳴折梅還插
驚盪柱更移聲銀燭含朱火金鑪對寶笙百枝凝夕燄
卻月隱高城　又鍼穴名詩曰金推五百里日晚唱歸
來車轉承光殿步上通天臺叙臨曲池影扇拂玉堂梅
先取中庭入罷逐步廊迴下關那早閉人迎已復開
又將軍名詩曰虎旅皆成陣龍騎盡能踊鳴鞭俱破虜
浚勝往長榆細柳浮輕岸大樹繞栖烏樓船寫退鷁檣
鳥翻飛鳧度河還自許偏與功名俱　又宮殿名詩曰
林間花欲然竹徑露初圓鷁雞東道上走馬北場邊合
歡依暝巷蒲桃向日鮮旗亭夐張放香車迎董賢定隔

天淵水相思夜不眠　又屋名詩曰梁園氣色和斗酒
共相過玉柱調新曲畫扇掩餘歌深潭映菱茱絕辟掛
輕蘿木蓮恨花晚薔薇嫌刺多含情戲芳節徐步待金
波　又車名詩曰長墟帶江轉連甍映日分佳人坐椒
屋接膝對蘭薰繞砌紫流水邊梁圖畫雲錦色懸殊衆
衣香遥出羣目暮輕帷下黃金妾贈君　又船名詩曰
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模白鷁舞檐知青雀歸華
淵通轉塹伏檻跨相磯松澗流星影桂窓斜月暉思君
此無極高樓淚染衣　又樹名詩曰桃李競追隨輕衫
露弱枝杏梁始東照柘火未西馳香因玉釧動佩逐金
衣移柳葉生眉上珠璫搖鬢垂逢君桂枝馬車下覓新
知　又草名詩曰胡王迎娉主塗經蒯北遊金錢買含
笑銀缸影梳頭初控游龍馬仍移卷柏舟中江離思切
蓬鬢不堪秋況度菖蒲海落月似懸鉤　陳沈炯八音
詩曰金屋貯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年少大道跨河
橋絲桐無緩節羅綺自飄飄竹煙生薄晚花色亂春朝
鮑爪詎無匹神女嫁蘇韶土地多妍治鄉里足塵囂華
年未相識聲論動風颺木桃堪底用寄以答瓊瑶
宋孔平仲還鄉展省道中作四聲詩寄豫章僚友曰蕭
灘波瀺灂巴丘山崔嵬江天如相迎風吹浮雲開思鄉

人皆然惟子頓歸來松楸彌青鮮春容生泉臺久雨水
陡長洪濤似海廣葦底解小艇曉起蕩兩槳早飯野蔌
下鳥語靜愈響有酒我不飲引領但子想四際又暮夜
意詣尚未到繁纓坐樹陰嘐嘐厭聚噪徑步氣尚暝岸
嘯韻自報內顧自慙幸比歲屢拜掃執勢逼入伏一葉
益局促日落月欲出豁若脫桎梏木色鬱碧幄竹節削
綠玉赤腳踏白石宿泊得沐浴 陳沈炯和蔡黃門

口字詠絕句曰甌甌宮閣路靈靈谷口閭誰知名器品
語哩各崎嶇 宋孔平仲寄賈宣州藏頭詩口高會
當年喜得曹日陪宴衍自忘勞力回天地君應憊心狹

乾坤我尚豪豕亥論書非素學子孫干祿有東皐十年
求友相知寡分付長松蔭短萬 又孔平仲呈章子平
藏頭詩曰玉駱聲華星斗傍方州投老憩甘棠木逃箭
伐枝長碧石耐鐫磨性有常巾褐藏經勤問學子孫傳
業富文章十年流落歸何暮日聽除書侍玉皇 王安
石送吳顯道集句詩曰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
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
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峰如連環上有橫河
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裏寵沖融
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翻

空廓君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增】歌宋晁補之八音歌荅黃魯直曰金蘭況同心莫樂新相知石田羅清霜念此百草腓絲看黃鋼吐士聽牘俳語竹馬非妙齡美人恐遲暮匏繫魯東家今君尚天涯土音待陽癉氣至如咄嗟革薄不可廊士迫不流惡未無松柏心蝸處螻蟻詐

【晁】書宋朱子與鞏仲至書曰古今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為一等

【原】序梁江淹雜體詩序曰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藍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為音靡曼之態匪極故蛾眉詘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魄不其然與至于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恕遠兼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變古但關西鄴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元黃經緯之辭金聲浮沈之殊僕以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晁】元稹樂府題序曰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

皆詩人六義之餘　元稹杜甫詩序曰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　宋濂劉兵部詩序曰詩心之聲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物象之表

賦一

【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爲列國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漫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諭咸有側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語沒其諷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晉】金史傳曰郝天挺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之賦學以遠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綴緝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　揚子曰相如云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

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　陸機文賦曰賦體物而瀏亮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又曰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者也　張說昭容氏文集序曰白雲起而帝歌翠華臨而臣賦　李白大鵬賦序曰臣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傳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感動天神　李華含元殿賦序曰蓋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閎模濶度則略而不言其體病矣　權德輿上論貢士書曰今之甲賦律詩皆屬偷析經語侮聖人之言　張詠聲賦序曰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為事也　鼂補之離騷新序曰自風雅變而為離騷離騷變而為賦　袁袠求志賦序曰古人以賦託志或比擬賢哲或寫情幽怨或述已行藏若愍志復志求志之類非一大抵皆假託仿喻依楚辭屬詞　王禕文訓曰其賦則字鍊句屢音諧韻軋藻秀春擷花豔時撥校研媸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

賦二

原漢書曰枚皐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書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

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優戲以故得媟瀆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皐從行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司馬相如長門賦序云孝武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兩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徃甘泉宮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

以感動天地迎釐三辰又言屏玉女郤宓妃以微諷齋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辛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漢書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辭賦有仁義諷諭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周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　禰衡別傳曰黃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庖酒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彩甚麗　魏略曰下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者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陳寶何武等徒以歌頌猶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十匹　魏志曰鄴都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

曹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楨遂造賦封上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阮籍見華鷦鷯賦以爲王佐之才成公綏亦推文義勝已　高士傳曰潘尼曾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客使賦之尼與坐立成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皆輒云應是吾輩語　山堂肆考褚陶字季雅褚先生後也年十三作鷗鳥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作

矣　世說曰庾仲初作揚都賦成呈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　梁書傳曰張率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茲矣　隋書傳曰潘徽字彥伯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　唐書傳曰袁朗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　又曰張九齡字子壽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帝嘉其才高理妙　皮日休桃花賦序曰予嘗

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而有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人彼蘇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　又曰謝偃嘗爲塵影賦二篇太宗愛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時李百藥善詩而偃善賦　又曰舒元輿先時裹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還高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帝觀牡丹凭欄誦賦爲泣下　又曰楊敬之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　又曰陸扆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

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令朕得之　又曰高郢九歲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　五代史傳曰扈蒙善屬文嘗次歷代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爲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覽而稱善　宋史傳曰趙安仁太宗製九弦琴五弦阮時多獻賦頌時稱安仁李譯楊億辭雅贍詔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常丞　又曰王曾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此王佐才也　又曰陳彭年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嘗京師大酺出遊跨驢搆賦自東華門至闕下已口占數千言矣　又曰趙鄰幾少好學能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焉　又曰路振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扈言日出賦觀其學術就試者凡數百人咸愕眙忘其所出獨振所賦尤爲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　又曰夏侯嘉正嘗使於巴陵爲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是木元虛之流也人多傳寫　又曰許將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賦謂之曰君辭氣似王沂公未可量也　又曰葛勝仲入爲太學正一日上幸學多獻頌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以勝仲爲首　又曰袁樞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爲遠大之

器　遼史曰劉霫六符子也聖宗一矢斃雙鹿霫乃獻賦上嘉其贍麗　金史傳曰施宜生試一日射三十六熊賦擢第　又曰賈鉉泰和六年御試上曰丞相崇浩嘗謂試題頗易由是諸進士例不讀書朕今欲以日合天統爲賦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　宗室傳曰熙宗獵於海島三日之內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　元史傳曰陳孚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爲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　又曰謝端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　宋本滋溪書堂記曰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同學貴游稱諸生蘇伯衡以碣石賦中公試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　明詩紀事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思復據枚乘七發引用因此得名遂號曲江居士　又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年十六作申情賦萬言　又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作金陵三賦以當帝京　吾學編傳曰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　明詩紀事袁宏道字小修公安人十歲餘著黃山雪賦五千餘言

揚子雕蟲　恭王贈馬　揚子法言或問余曰子少而好賦有諸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得文木一枝伐以爲器甚玩之中山王遂爲賦魯恭王得犬愒贈駿馬二匹

足比豬康　不減洛神　晉書曰顧愷字長康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當以後出見遺深賞者亦應以高劉體元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

六經鼓吹　一片宮商　俱見文章注

宣付史館　讀於邇英　盧肇進海潮賦敕曰觀潮海潮出于獨以秘于藏之意其賦有據圖象其明足成一家之言可宣付史館宋史傳曰周邦彥元豐間游京師獻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待詔于邇英閣

蔣凝四韻　劉載萬言　摭言唐蔣凝應宏詞爲進士時凝賦止及四韻遂出頃刻滿面不若徐如半牀傳播時謂曰頭花鈿滿劉載博通史傳善屬文作書戰國賦萬餘言宋史傳曰宋世

造語警拔　偶屬典麗　唐書傳曰李程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後唐書傳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于文賦嘗獻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鍾棒賦日隼賦指示琪曰常患近年文字辭賦皆數句之後末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知名

維翰扶桑　純甫矮柏　五代史傳曰桑維翰人有傳曰李純甫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見志金史途求仕者維翰慨然勸其不必舉進士可從他諭葛洪明于景略自明

錢熙楚雁　王燧神龜　宋史傳曰錢熙幼穎悟及長博買羣籍善屬文陳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府賦翰不就著楚雁賦以見志明詩紀事王燧字汝玉長洲人嘗與羣臣應制賦神龜賦汝玉第一上見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宋濂恭跋御賜詩後曰洪武八年秋八月上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程秋水賦等亦各撰賦皆親覽焉而賜坐敕大官進天廚奇珍蔡邕輟翰　歐陽置書　後漢書傳曰王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

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賦奇之遂輟翰下見賞歎

賦四

原

敷陳之稱

古詩之流摯虞文章流別論云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倚也不出戶牖王隱晉書曰左思父雍起小史以能擢爲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繇書及鼓琴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也思乃發憤造齊都賦一年不出戶牖因思大道潤色儒術後漢書曰桓譚字君山年七歲能屬文十傳云劉楨在曹植坐廁發病因忠大道遂卒安郡承感而作賦

爲賦立成

人進瓜植命爲賦楨賦已成

歎息

張載別傳云載素有清才曾作歎息稱爲妙賦

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

見摯虞文章流別論

苞括宇宙總覽人物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拘忽然而起幾百言而後成其友人盛宗字長通嘗問以作賦相如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也

陶神知幾摛理表微

曹植元暢賦序云是以孔老異吉楊墨殊識聊作斯賦名曰元暢云云

大言受賞小言賜田

宋玉小言賦既云楚襄王受賞王曰能爲小言賦者賞雲夢之田玉

辨臨渦題鞘詳敏捷

尚書給筆札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上林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門庭繙溷皆著紙筆

藏榮緒晉書云左思字太沖少博覽史記會妹入宮移家京師作三都賦遂構思十稔門庭

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

見摯虞文章流別論

苞括宇宙總覽人物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拘忽然而起幾百言而後成其友人盛宗字長通嘗問以作賦相如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也

陶神知幾摛理表微

曹植元暢賦序云是以孔老異吉楊墨殊識聊作斯賦名曰元暢云云

大言受賞小言賜田

宋玉小言賦既云楚襄王受賞王曰能爲小言賦者賞雲夢之田玉

賦畢遂賜雲夢之田

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詳前

鳥獸異物命相如賦之 漢武故事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司馬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殫時而後成每歎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

各賦一物然後乃坐 文士傳云張纘張純朱異俱童少才名欲試之坐召見朱璩璩閒三人才名欲試之一物然後乃坐纘賦天純賦席異賦而賦之賦成而後坐璩大歡悅告曰其為吾各賦一物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纘賦天純賦席異賦而賦之賦成而後坐璩大歡悅告曰其為吾各賦一物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纘賦天純賦席異賦而賦之賦成而後坐璩大歡悅

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潘岳秋興賦序染翰操紙以秋興命篇

理翰不凡 見敏捷注

辭致典縟 唐書傳徐彥伯七歲能文本年十四詔司隸理寃辭對彥伯為文自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歎賞

合臺歎賞 文本父之郭令

林傳布 見上

五色鴿賦 唐書傳曰徐浩有文辭張說稱其才薦為集賢校理見喜兩五色鴿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

五鳳樓賦 宋史傳曰梁周翰乾道中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

三大禮賦 唐書傳曰杜甫字子美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大禮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

三盛禮賦 宋史傳曰許洞大中祥符中祀汾陰獻三盛禮賦

巳傳人口 又作洋洲瞻有一唱三歎之聲

傳誦人口 明詩紀事陳沂字魯南鄞縣人口十歲能詩十二作赤寶山賦傳誦人口

進兩京賦 周敘送致仕還鄉序曰聖天子嗣登寶位減十有二年以所著兩京賦進御鋪張洪一之盛創業守成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為致仕訓導歸老於家

作兩都賦 明詩紀事桑悅字民懌在燕市見高麗使明本朝兩都無有取之作兩都賦

合浦還珠賦 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

若賦甚佳但恨未敍珠去來之意耳藻寤視豪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日黃裳曰惟林生敍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也

沙頭獨烏賦

以第一處之唐書傳曰置盤中祝令衙之衙沙頭獨烏賦題細講之已而果以是題試第一吳武陵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相道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乃為天子求奇才敢默所益因出袖中書為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賦既譽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謂曰敢方試有司請以第一處之郾謝已得其人否第五郾未爾宜以賦見禮郾曰如敍牧果與等顏真卿孫逖文集序丘試作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

謝莊不獨美

陸機所不及唐書傳曰劉知幾著漢思賦以刺時蘇頲通李嶠見之相謂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鍾山龍蟠賦

明紀洪武元年十一月命東宮官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因賜曲宴

天元玉曆賦

又洪熙元年正月賜三公及九卿天元玉曆祥

覽賦除秘書正字

宋史傳曰劉爺兒時警頴日誦大禮賦若宗覽之以如子要復出除秘書萬餘言元符中有事於南郊進志曰明昌元年益都府中童子劉百兒十一歲能頌詩大小六經上召至內殿試鳳來儀賦魚有藻詩又令賦旱詩嘉之賜本科出身省事

李華含元殿賦

唐書傳曰李華作含元殿賦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下靈光之下文出新試卷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陳貽送王棨序曰去為天下春無江南今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

王棨江南春賦

陳貽自衰中還輦下輔

詩隋江總賦得一日成三賦應令詩曰

清夜北園遊下筆成三賦傳觴對九秋飛文綺穀采落紙波濤流樹密寒蟬鄉嘗暗雀聲愁綠滋明層殿青山

照近樓此時感禮物顧省良苦抽

唐李嶠詠賦詩

曰布義孫卿子登高楚屈平銅臺初下筆樂觀正飛纓

乍有凌雲勢時聞鄉地聲造端長體物無復大夫名

原騷漢揚雄反騷曰雄每讀屈原離騷未嘗不流涕也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接諸江流以弔屈原有周氏之蟬嫣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今流於末之楊侯惟天軼之不碎何純潔而離紛漢十世之陽朔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度后土之方貞鳳皇翔於蓬渚豈駕鵞之能捷騁騕褭於曲藉驢騾連蹇而齊足衿芰茄亦荷字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芳駱烈

而莫聞不如饗而幽之離房精瓊糜與秋菊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何怨日薄於西山累既永古擊字夫傳說奚不信而逐行徒恐鸓鴆之將鳴顧先百草為不榮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聖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蛇以幽潛晉摯虞愍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潛神於幽昧摛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隅

詠魏曹植九詠曰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

蒼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蘭席蕙幬兮荃牀
抗南箕兮簸瓊藥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汨靜默
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摩雲裾繞兮容裔冠北
辰兮岌峩帶長虹兮陵厲蘭有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
文虡羅感濯漢兮美遊女揚激楚兮詠湘娥臨迴風兮
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
來不時來無間兮進無門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後悔其
靡及冀後王之一寤猶搦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羣
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能渡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
未靜任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
芳岸之靈芝遇遊女於水裔採菱華而結辭野蕭條以
極望曠千里以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
作清水之汙泥不爲濁路之飛塵

擬梁元帝擬氣搖落秋風起今寒雁歸寒蟬鳴今秋
草腓萍清今水激葉落今林稀　張纘擬若有人今曰
若有人今傍巖下新蒲衣今杜蘅席表幽居今翠徽上
臨春風今聊騁望日已暮今夕雲飛懷君王今未能歸

諷唐皮日休九諷悲遊篇曰荷爲裯丁牢切今芰爲襦
彼皮切今湘之湄悲莫悲今薛爲褥弭吾褥今澧之浦駐吾檝
今新去國怨莫怨今新相思幽篁肅

今靜晚清漪瀾今去遲湘君欲出今風水急帝子不來
今煙雨微茫既老今深白一作藥日將暮今紅菱翹浮乎
鵾鵠音啼夕叫乎鸛雛滫瀡集作滫瀡今不止潢音黃悠悠今
何之日出沒兮渚雲依稀兮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
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柁音懌悽音悽悽音進不知其忸怩塞
惆怨而無瞽兮古木凄其寡枝嗟吾魄之不反兮千秋
萬歲湘中馳

【補】誦宋鮮于侁九誦堯祠曰車轔轔兮廟墺鼓坎坎兮
祠下竽琴兮並奏潔時脩兮虔祠事瑤華爲餌兮流灌
爲漿象籩玉豆兮金鼎煌海珍野蔌兮雜錯而致誠神

之來兮風雨蕭蕭前驅於畢兮上有招搖羽林爲衛兮
虹霓爲旗鳳皇左右兮擾伏蛟螭神之降兮金輿靈欣
欣兮胎懿德難名兮覆燾千萬年之不忘

【補】歎明劉基九歎曰秋風起兮夕露溥浮雲沈陰兮白
日晝寒木葉落兮水泉乾孤雁鳴兮悽以酸攬余轡兮
悵盤桓野蕭條兮行路難豺狼驕兮狐兔頑蘭蕙死兮
荊棘蕃我欲奮飛兮無羽翰援雅琴兮發哀彈弦斷絕
兮涕沈瀾

【原】曲體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
競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

云舍欣分竹其厲精懃戒車之屢駕　任昉賦體曰俶
征侶兮攸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屬軒軌之易循值堯
民之可化懃獨雉之聲朝惡細魚之在夜奉玉檢之陸
離待金璽之云舍　王僧孺賦體曰雜沓兮翠旌容與
兮龍駕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始兮終朝求人兮
反夜竟大德之未酬何飛光之徒舍　陸倕賦體曰奉
欽明之睿后沐隆平之元化參振鷺之充庭侍長徒之
曾舍冀無恨於終南豫告成於芝駕雖就列而陳力終
胡顏於長夜　柳惲賦體曰飛轡速兮不停陰徂川逝
兮無暫舍白日出兮爛晚辰春雷奮兮動閨夜竊匪服

於儲闈叨洪恩於良駕何耿身之多幸濯微纓於唐化

論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
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
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今之文人孔融
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斯七人者於學無所遺
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
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乃作文論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匹也陳
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

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儔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壁而貴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所大痛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

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詞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詞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

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善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書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澥泛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鐘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迴環編離字滅終無以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七一

晉傅休奕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焉作七厲張造七辯世多以七激爲工餘未盡善也七辯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激七依之卓犖一致七枝七辯之纏緜精巧七

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
先言出輿入輦廢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
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
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淪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
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
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固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
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
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
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爲義不足
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傅
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明吳訥文章
辨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
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
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
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
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
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
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

雖專尚駢麗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追元泰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議論又豈七發之可比

七二

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飲食則溫淳甘膬衣裳則雜遝曼煖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命曰屬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囷根扶踈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鸓黃鴝鳴鳥焉暮則羣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

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頊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曰麥秀漸芋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池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蟜螻蟻聞之住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膬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太子　云　客曰鍾儀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似駐虛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於是乎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乎太子　云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元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涸章白鷺鴛鴦鸂鶒鸛鵝鸛鵝翠鬣紫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柏豫樟條上造天梧桐并櫚極望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雜裾垂髾目挑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

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云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
潯掩青蘋遡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
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
遊乎太子云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毅
武孔猛袒裼身薄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旨酒嘉肴羞煎
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
斁能強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
耳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

矣恍兮惚兮聊兮慄兮虹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涘汩乘
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
將伸偃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也況直眇小煩懣醒醲
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
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
如素車白馬幃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
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
能起觀乎太子云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
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
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

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漢傳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口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颸飛

樂孫禽相求積雪溦溦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宮失石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荃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微元穆感物悟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餌涔養之魚膾其鯉鮪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宴乃進夫雍州之黎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

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悄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元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超摅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踐路促節機登飇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絶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罘網以彌野連罻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皐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方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强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崇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桷雕藻文以朱緑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治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曼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珥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元流偏滔滔以南

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義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曜然而興曰至乎至德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劉廣世七興曰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焉曰駿壯之馬惴不征路其荷衡也躍似驚禽其即行也翬若遊鷹飇風駭逝電發波騰影不及形塵不

暇興　崔駰七依曰客曰乃導元山之梁不周之稻籠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撲之薑薮以壽木之華醯以大夏之墐酢以越裳之梅及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觀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穀以長舞袖裊細腰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元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荊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

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驌韓盧以逐奔弓弹交錯把弧控弦彎繁弱鼓千鈞死獸籍籍聚如山陵選取上鮮獻之庖人　李尤七款曰奇宮閑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土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隨零黄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裏斑白内充副以芋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蜜　桓驎七說曰香其爲飯雜以粳菰散如細蚳搏似凝膚河龜之美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御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颸風激其崖孤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鑣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虚踰浮磬若颸霧追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絶壑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驌驦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冥窮疾足於方外　崔琦七蠲曰寒門丘子有疾元野子謂之曰藍洛清池素波朱瀾金鉤芳餌纖繳華竿緡沈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絶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蒂黄鼈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妾踰春華操越秋霜從容徽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元野子曰爰

有梧桐產乎元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飛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飄而單離匠石摧肩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爲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　劉梁七舉曰丹楹縹壁紫柱虹梁桷榱朱綠藻棁元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百層干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鶴並棲隋珠明月照曜其陂　張衡七辯曰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惟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隅藏身隱景剗迹窮居抑其不競盍往辯諸乃偕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公輸制匠

譎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鉶鍔華闕雙建彫蟲形綠蟠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鸝黃加雙鸛經鴛鴦然後擢雲舫觀中流搴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探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彪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元清白醴蒲陶醲醴嘉肴雜醢三羹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餳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芻豢膿牲麋膚豹胎飛鳧棲鸞養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菰蓴野之粱珍羞雜遝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歸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

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脈激楚薄鼓協吹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嬇弱顏回植妍秀閑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髮眞髮元髻光可以鑒靨輔巧笑清眸流盼皓齒朱脣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瘵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縣宜媿天絕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阯緁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爲時服以適寒暑駟秀騏之駿駿載幹獵之輜車建采虹之長旃系蜚霓而爲旗逸駭飇於青丘超廣漢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依衡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上遊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元圃軒臂矯翼將飛未舉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厎材

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帝
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
以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先
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
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 魏曹
植七啓元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
祿慨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
之駟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漭之野遂屆元微子之所居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志飄飄焉嶢嶢
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於

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遯世以遺名智士
不背時而滅勳今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畫
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蘇精稗霜蓄露葵
元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鱻如疊穀離
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搴芳
蓮之巢鼈鱉西海之飛鱗脽江東之潛鼉騰漢南之鳴
鶉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
盛以翠罇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
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元微子曰
子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劒采藻繁縟

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儁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緑懸黎寶之妙微符彩煥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羅縠之裳金華之爲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元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摇之華旌於是曳文狐掩狡兔捎鸛鵜拂振鷺當軌晃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飇舉形不抗手骨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駿騶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則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而觀之乎元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温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虚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洛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蜂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

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而
居之乎元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鏡機子曰既
遊觀中原逍遥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
妙妓遺世超俗揚北里之流聲絡陽阿之妙曲爾乃御
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左篪右笙然後妓人乃披文縠
之華袿衣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
翻爾鴻翥濊然鳧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爲
歡未泄白日西頹樂散變飾微步中閨元眉弛兮鉛華
落收亂鬢兮拂蘭澤紅顏既夭睇盼流光時與吾子攜
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羅幬張動朱脣發清商

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
乎元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君
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分
忘身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
元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
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
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
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
乎元微子曰余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
曰時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元化參神

與靈合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羲農而齊泰顯朝惟清皇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然主上猶以沈愍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採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元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令予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徐幹七喻

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棲遲乎穹谷之岫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動莫之能懼賓曰大宛之玃三江之魚雲鶵水鵠禽蟠豹胎膻嘯施於

宴室華薄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韜燭宵夜而為陽元驥擬於雲霧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其不當　王粲七釋曰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元渾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為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祕舞承閑並理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翻飄微霍亂精蕩神巴渝代起鞮鞻譻譻振農功既登元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原植旌枹表班授行曲紆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

矢不徒往儷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
膚曼肌弱骨纖形鬒髮元髮修項秀頸紅顏照曜瞭若
苕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鏤之葳蕤珥照夜之雙瑞煥
焴爚以垂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
叡哲文明允恭元塞登俊乂於壟畝舉賢才於仄微置
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
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
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負賤是恥　劉邠七華曰元休
先生棄世遁名藏身於虛廓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
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
之紘綱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為先生陳
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
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羈
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越逸響
追晷逐電榮時子曰三時既畢元冬效節木落草摧鳥
竄獸穴爾乃駕六虯乘彫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起
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熛猋與霓連榮時子曰洞庭之鱄出
於江嶓紅腴青鱸朱尾碧鱗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輜
磬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
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

踰踰感神人而懷異物寧九有而綏八荒　晉張協七
命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蹈絶景乎
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奥於是徇華大夫聞而
造焉乃整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轊流霜天清冷而無霞
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於是登
絶巘遡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山
之桐出自大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晞三春
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颸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
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若
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

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大
夫曰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
墉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
飛陛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殿疊起交
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螾飛而生風尺蠖動而
成響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時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
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
師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贊獲大夫曰范
公之鱗出自九谿賴尾丹腮紫翼青髮署爾乃命支離飛
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剚其細秋蟬

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鏌鋣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夫曰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元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　陸機七徵曰元虛子耽性沖素雍容元泊棄時俗而弗狗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策元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沈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宰奇稌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鉉灼若皓雪之顏元雲較若明珠之積緇置素蟻踊而灑濟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息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温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綴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贊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

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
漸臺理俊音鏡元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
悅觀聆和樂而洽心予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
而磬響塤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元弁被藻襲
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脣發鏗鏘
乎柔木合清商以絶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荊之高歎
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羌既都而又閑嬌
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
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
之歎關雎以寤寐爲感溱洧以謔浪爲歡若夫妖嬪豔

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磬妍規之
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顏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餐若
夫靈姿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微
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子其納
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
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
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盼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
作温凉弭侵略於彊暴綜隆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
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黄
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俗

洽天民乎齊泰是以元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覿舞
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鶱鶱膺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
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窮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
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列
業乎帝臣歟元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
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敝衽謹聞命
於王孫　湛方生七歎曰有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
親絕俗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
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土
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實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

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修堂左亘東序右列
西廂飛甍雲構軒軒鏘鏘連棟抗榱若飛若翔幽籠納
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
宮商子能從我而翫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
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駟以偕遊問虞人於中林審
蹊徑之所由知此澤藪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羆聲不
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
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靜
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游春此舟楫之
駿游子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

仞之峻嶠乘危巖以託根間丹霞而竦標苦麗霜之淒
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遥夜器朗絃徹閑心理氣
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
我而聽之乎大夫曰良疇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根
春露染其禾上蔭元雲輕靄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之
清潤結玉實於秋霜簡嘉穗以精微璀氷散而珠光釀
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麴而氷消甕未啓而
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乎
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畿英雄森以比
肩意氣貫宇宙豪傑拖丘山強鹵元師懸首太白勳勒
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
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主員應寰籌以內盛無窮陰陽
以烟煴成化五行以守分相攻是以撫往運而長揖因
歸風而迴軒挂長纓於朱闕反素褐於丘園靡閑風於
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間絲竹而晤言
宋顏延之七繹曰北岳孤生剗迹埋名身閑事盡道蓄
山扃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嵁陰結架清深
巖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繑飲江潯客曰周以巖
廊匝以綵房木寫雲氣土祕羣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斲
員而鑱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墱

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奥金門之祕地首岷銅川上
汶泗裁石成音調金成器故列眞玩其徵鳴辭人賦其
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
遡秋埃既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顏弗怡高殿
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囀飛朱鷁以首引逮元雲
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揮莊服流湎抗妍歌以詠瓏揚輕
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遮間闔乎槃扇　齊景陵王
賓僚七要曰松既煙而接漢竹緣嶺而負鉤哀遒鴻於
月曉悲夜猿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遂信羽車之可鄰鴻
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跨九河既百尋而照底

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豈能從
我汎此安波　梁蕭子範七誘曰幽遁公子不由義路
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侯難以爲客有暴勢大夫
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
苗山之鋌採耶溪之銅既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
銀精外通均如屈揚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
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闕
超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胡大夫曰玉儗方丈蕙肴
果器法鑿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
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

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俎而留矚行者下擔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摽垂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鏤之雙針願因之於三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絶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震蠻方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駒龍文重於漢殿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繡以紫纓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陰材剞劂之功咸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麗前修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錦遍室丹青被

土白珠之簟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楠煥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何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蔑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鷄銀鳥之錫不絶於史書當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就列於康衢 增 文苑英華七名曰假是先生負茲勁逞狀羣飛之器侶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

庭室靡人聲春花滿野他無行者圖堵常閉曲突無煙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一作曖燃篤論公子聞而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蒙籠至深潭之瀺灂有洞室之宮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嶔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蕭瑟日無雲而曛朗於是整容投剌屣履倒一作排門揚眷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為娛處貧賤而不怍欲賓實於孤介乃貽譏於隘穫至乃喀

喀死於道邊聒聒塡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刻鶴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於帶索豈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氷今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祕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於寒植同起尸於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逼無益之利常勞若見明於礙滯幸求救於肓膏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衮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以交牙網戶周流以重積既陰涔而影響亦叫嘯而迴一辟作易

沙板金鋪紫柱玉扃煒煌煇煥硉矹搏敝圖雲霧之蔽
虧狀神仙之來往壁瑞自耀珠綴恒響蜉蝣動而晝喧
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沉亦憑高而決滯聞疾雷
於階陛一作弄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
連闥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鷰飛蓮井日照杏
梁陽鳥鷰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
崇壤擬崑閬之巇嵽比滄溟之瀇瀁其中則有桂宮柏
寢吳臺梧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
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靈
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滿摘甘
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
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孼於部家且自安乎容膝公
子曰銅鉼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虎
掌雞跖猩脣鱉子林切魚兩味元犀五肉捨卵鳳巢剖胎
豹腹三臠甘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梅椒魯
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縈蘇薤以芬芳脯追復而
不盡犢魚稍割其無傷黿羹流歠蚳醬先嘗鱠温湖之
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刀飛揚鯉同曳蠙白
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
菱爲鉅野所出衡曲黃黎汶垂蒼栗隴西白榛湘南朱

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機疑是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壞亦忘懷於鄙悋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食寧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治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里經一作隨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一作於步障里一作擅皓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庇眷傾城國以詣譁墨欲歸而抽軫車欄也疑作軫車後橫木也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名擊哀響則春臺之人愴焉而雪泣一作涕起歡情則崩城之婦嫣然而微笑嶰谷調一作棲鳳之竹一作管龍門獨鶴之柯緑珠絳樹宋臘韓蛾青春婉娩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賞名才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珠一作珍象簟展羅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囀步想象以頓足腕蹈連一作蹁躚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反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昇天解鴛鴦之繡被拂駐鴛之長檀燭中一作羽而動爛香山一作薰蕙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

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渥洼流赭（一作蘭）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赴奔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喧而振地烝徒駭而剖天割玉之刀飲石之俞置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及三面犬號驤蟠鷹鳴奔電暫離已合忽隱忽見赴迴超危衝林跋稜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電舉陵陁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轒而後赴亦左排而右

蹴跖（疑作蹠）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暗目傍窮劫劑勢極搜求文皮坐裂麤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貊拉齒而夷由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貼墮猴抱木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豈能從我而敗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跋烏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一作跋烏始照宮槐遽吹舒顧兔而纔滿盼庭柯而就落）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托擾擾摩肩轔轔方駕立怵迫於毀辱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

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游仙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千年三尸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元若乃壁上眞辭枕中祕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爲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游元圃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仙車澗採兮危實苑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指中岳以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生曰補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復稍論於椿菌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指搆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藉愷悌和樂縝密生徒肅肅賓友師師並接衽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慾橫經者比肩擁帚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圭璧出於山淵未

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譬如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爲曠恥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成秩六府孔修百司盡畢搜求儒雅袼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泱泱大典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濊而旁闡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照然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塵覩勝殘于暮月見成俗于浹辰含一作幽

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祿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者讓畔而成仁仰大庇之足競豈栗陸之能鄰壁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奇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小大之獄無冤民翻飛之物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款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訛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

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疵合天地而並施
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
所能窮懷眞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
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
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辭而
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鄢郢一聞皇王之
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攄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
敢以淺智請從一作附後車　元泰楠七觀曰翰林先生
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牘
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

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
於律呂鞿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
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
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巉巇吮胸
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陵若
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共聆諸越公孫曰太素
烟煴清濁眞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
疵六氣以洽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
燥剛相其温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
以隕執書以觀有滌沈瀾陋彭鯨之逸理兮何恣縱而

益頹言技可以進道今吾當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憊忍莫竟石立土踊字彗迓遹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今靈根感不以言由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薆薆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岌業飛不得垂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僨蹶而淮水復絶鑄鼎伏姦能沈於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

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効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怙孫嬉何助邊篾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諄法清寧却走馬於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抉其蘊越公孫曰粤昔尼父惟俎豆是敷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曆四貉交軌月窟風丘氷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翻經飛騎鼓笈然而樂成

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類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拉脇外寇憯肌率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曰以繁龐者罷者恇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僻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劒以氣言機亢禱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元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諫胎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效此知也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緗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瀏瀏乎足畏垢而將翥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蹊鬱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飆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轢鵰鏃鷹寄莽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西傾噫悲何爲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抉幽漱芳深林憩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爲回旋虛牝荅之爲獻酬猴三躍而墮淚鶴九轉而疑愁鉤元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喪喪者耳攜拾蒼雅刮磨誥盤微粲具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

夫不聞之乎鐘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命摩盪堪輿吸呼羲娥矢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莢如砥如磨發潛漏泉被民陽春瑰逸爲新簡絜爲眞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沖遠者英蘂纓絕而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光今其不能以千百程也淳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溢滔滔莫止裾黑者夸飾言者哇嫫毋分姑射鉛刀分鏌鋣寒莫任兮奈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靡寧世本紀年繫於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

賈泛罔敢配迺司馬氏抶榛鉏翳麗者爲譏激者爲刺升涉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史北鄙儒畫揆削章刪凡燔火並日卒漸盡莫傳昂昂荀柔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緜緜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滀研深益疲穢者闇者襲者濫者洪忽畏禍希企市價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聾鼓鐘若盲策馬元經附訛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歟今繫諜川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

益之致登瑶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昧般倕効吁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囿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懷哉心增悲韓愈不為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渙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於三王厥緒日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神拱列歲時易遷而浸淫蘖芽

弱者緻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藺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絶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鄙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間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盍陳之毋激毋勦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

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
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
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轅
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乘虬
驂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數落侏行離狄鞮文軌同
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謇牙爲今簡儷爲
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
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
異秦誓告終何後學嘗嘗迻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
吏謂齊晉無褒而日月俱刺紛若蠭蝟眇若糠粃不虛
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此特人文之經緯
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邈者愕者困者
湛兮消兮委兮昧兮沈思遺物形離趣兮激迴颺兮闚
而寥兮縱雲翔兮憺兮儒先從我昭兮鄂大夫曰吾始
見公孫疲猒若不足突梯若避辱靡精稿神何斷斷然
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
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明宋濂志釋寄胡徵君仲申曰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
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

揚榷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毳
編襦土芝縕食動趾踉蹌發辭讒吃忽挾緗縹去歷都
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緩
我以温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
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賜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寫形
霄壤不翅蟻蠓時幻歲遷電滅烏空惟極所適其樂則
鴻出游大澤才騖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
許史後從奪黃臂蒼箙矢韔弓仰落雙鵰俯搖長熊毛
血旁灑塵坌四封入據遂館延賓惟供酺尊旁午豆俎
衡從肉腴含春酎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
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麝輔奇牙環質姣容
歌喉撼塵舞袖翻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
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
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
請纓其齒甚少不有歙歙孰潛其爝非勒銘於燕然必
建標於粤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姷好衛霍擁軫
樊陳執轡縣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
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
末照其視處環堵瓦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畢

畢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形影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叶莊鼎宿寶符之貴元龜青鯉之章金簡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書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原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愈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鼇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椽不斲刑篤惟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孰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

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獻爲罔越憲制若是暄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滙滙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戛戛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并布綦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昉列繙繙繽繽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鈐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荅距堙鷲冥

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大櫓驪耳長戈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艷艷稜稜橫橫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狗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爲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醫玉札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

楮衣服閭女几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元俗質虛心存沖寥跡亦傀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舒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女契九赤之班符御麟書之龍韞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潛靈誰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或眞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埋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闕其文僭辭竊義贅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衺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樊光家名性氣體何圖指僪殊而重摹迭凝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龐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麤近之然殫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

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眞儒師師萌庶倀倀奚歸孰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眞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戲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戲資施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霄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怪怪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詭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瓦鬲捐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刪宿穢以刻末習駕春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楫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可涉風興夜寐偟偟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

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眞儒不生世陰陰兮摘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元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金寔翰墨林七更曰覺非先生久客闤闠心厭喧囂性惡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絶境於焉消搖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跫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盼睞以目升自賓階少敘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於地匪穹於岑無松之盛

非柏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棐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沉熱蕙緩宮急羽高聿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絶響箏篌之耳未能得其惱悅娛樂爾焉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托物設教啓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勁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無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蒞昧科斗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絶倫眞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媚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繪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遙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扆適情遊藝動合元理宣和纂録寶鑑有史似不可少

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厖主人曰經緯天地輟轕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骫骳韓公倡唐衰歐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瞢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頫首請先覺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頌一

增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 原 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業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 增 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鷹鸇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節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原 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録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自商頌以下文理克備夫雍容告神謂之頌虽雅序人事資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録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恒詠也 增 又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 崔融進洛圖頌曰美盛德者莫近於詩什頌以之成焉 孫何碑解曰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文章辨體曰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於魯頌駉等篇當時以祝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

頌二

增 夏侯元辨樂論曰黃帝備物始制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類要曰黃帝妃嫘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　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

原 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後漢書曰顯宗名見賈逵因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　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從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增 又曰梁鴻字伯鸞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　論衡宣漢篇曰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洋溢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

原 鄭康成傳曰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辭鄙略君為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以壽終　南史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

往有雜色寶珠梁帝觀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求仕乎　增　又曰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時居士何子季築室若耶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辭甚典麗

唐書太宗幸太學釋菜命孔穎達講經穎達上釋奠頌詔褒美　張文琮永徽初獻皇帝頌優詔褒美　呂溫狄仁傑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西天寶元年五月宗子琄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琄為頌建花萼樓北　宋璟累封廣平郡公廣平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濫詞徒成諂諛之風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帝名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　宋史大中祥符三年陝州黃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上河清頌　玉海張方平為宋頌十五章上下二什天假之什八篇繫之今上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　仁宗時石介再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功德之尤著見者為宋頌九篇　元史文宗

獵柳林駐蹕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稱旨
明鄭濟華川王禕行狀曰辛丑冬上親征江西進平江
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儒者鄉與宋濂耳
明紀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吾學編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
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 又陳敬宗字光世慈
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院侍講獻爲善陰騭
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
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 解縉御書嘉禾詩序曰永
樂三年九月九日朔旦勒石拓本分賜諸王及近臣於

是縉亦與焉拜手稽首而獻頌

頌三

傳雅 繼詩 蘇頲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崔鼠
至衛儒廟頌曰小臣作頌敢繼風詩 金題谷詩曰作頌音傳雅讚文色動台 瓚
草木之異一毛羽之祥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題細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
休丕天 比金玉 如江河 獻椒花 刊柳葉
之績 論衡詩文章 梁肅毘陵獨孤及集序曰崔祐甫言
常州之文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咏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 曹植柳頌序云予以
晉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 荆楚歲時記正旦飲桃湯進椒柏酒
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刊其樹葉故著斯文
述政事則孫信州頌 梁肅李翰前集序曰綜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

德　褒贊成功　詩序云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興詩含神霧云頌者揚德業褒贊成功　太平而作　治定而作也　下見摯虞文章流別論　典裁　清拔　詞彩雅贍　上見瑞雨頌後周書傳曰顏之儀善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彩雅贍　濃墨大字　長篇短章　上見金題鈿軸注王英羅閑墓碑曰是時祥瑞疊見朝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短章詞氣浩然超出同山劉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　山堂肆考李獻臣年十二眞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獻聲徧八紘之句帝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行宮慰褒　中書奬諭　宋史宋白從征太原奏平晉頌太宗夜召白慰褒且曰俟還京師當以擢用　宋史宋白傳曰白從征太原奏平晉頌太宗夜召白慰褒且曰俟還京師當以擢用　授正字　讀祕書　唐書明皇封泰山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以書授職　又曰太宗製趙安仁李諤楊億詢雅贍台詣中書奬論翌日改遷太常丞

頌四

原　穆如清風　詩烝民篇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頌功伐　東觀漢記馬防征西羌上喜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　思舊德　范蔚宗後漢書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未央宮成帝時西追美元國乃詔黃門郎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　圖畫頌之　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後漢書明帝圖畫中興二十八將及雲臺諸將之像　石頌之　後漢書法眞傳曰法眞名可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而聞身難得而名我　爲頌賜帛　漢書上命王褒等並待詔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從游獵所幸宮館輒爲頌第其上下以差賜帛水中毛衰上頌　許善神雀　隋許善作神雀頌文　賜黃金十斤　照河清　宋鮑照元嘉中河濟俱清頌獻甚工　照河清　宋鮑照元嘉中河濟俱清頌獻甚丁　爲龍馬頌其文甚麗　鮑

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許人嘗爲龍馬頌其文甚麗

上四巡頌辭甚典美

後漢書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

直而不倨

左傳云吳季札觀風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頌而無諂優游

彬蔚游文賦頌優

橘頌

離騷九章之一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轉移也

瑞蓮頌

孝竹頌

秦中記曰章帝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上孝竹頌

白虎

唐書索朗傳陳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後又詔爲芝草瑞蓮二頌歎賞尤厚

瑞麥頌

明洪武三年夏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五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劉基爲之頌

騶虞頌

明楊榮作

麟頌

又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使獻麒麟凡四

楊士奇獻頌

有

炎氏爲頌

苗了天運篇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有炎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宇宙

咸墨爲頌

唐書傳曰崔融朝廷大筆多出圖頌文心雕龍頌贊篇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

洛出

尤工

封禪壇頌

又明皇封諭張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考成功

出示輔臣

諭於宰相

宋史楊億字大年賦詩曲宴又上金明池

平江漢頌

宋濂序曰洞口之捷其事謨爲詞頌篇以流鴻績於無窮

卻封禪頌

明紀永樂十二年禮部郎周訥請封禪頌以獻

平雲南

呂震贊之不許學士胡廣作卻封禪頌以獻

光武中興

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徵臣不政多讓

頌後漢書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

賈達爲之訓詁大唐中興頌元結作大唐中興頌曰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之余石非老於文學者其誰能爲之

頌五

文心雕龍頌讚篇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庸典章一也

崔文崔元翰文集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駉篇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